

鄧州修記

鄧州知

鄧州知

PDG

鄂州慘記

第一編 王占元督鄂之由來

對於安福系興敗之機變
用鄂人制鄂之毒計
督軍兼省長時代之政策
自欺欺人之川湘聯盟
奉行爲謹之漢口商會

第二編 政潮之起伏

省議員政爭索隱
選舉潮中之自治潮
歡譙歡迎大激戰
倒夏風潮愈擴大
王占元笑裏藏刀
波平浪靜鄂州潮

第三編 武昌兵變始末

武昌浩劫
武昌浩劫之二
武昌浩劫之三
武昌浩劫之四
死傷之慘狀
焚劫之地段
官廳之佈告
省議會電告中央
截殺叛兵之情形
劉承恩事後堂皇語
王占元功成身欲退
王占元又招軍隊
王占元大審兩營長
槍決變兵軍官
王占元四而楚歌

徐祝平告全省父老書

先發制人之通緝令

韓陵浩劫

旅京鄂人會議

昏天黑地武昌城

湖北同鄉會控王占元文

旅京鄂人請願書

旅京鄂人之通電

湖北同鄉會呈陸軍部文

湖廣會館之救亡大會

旅湘鄂人警告同鄉書

鄂人對外交團之呼籲

鄂人控金紹曾受賄文

鄂同鄉會二次呈控王占元

殷壽鴻之回答如是

新華門之鄂代表

鄂人開會與殷壽鴻

第四編

湘鄂聯軍戰事紀略

湖北災民一字一淚之通電

因王占元惹起南北戰爭

旅湘鄂人組織自治政府

鄂軍政府之人物

湘鄂風雲開幕

趙恆惕之緩兵策

趙恆惕援鄂通電

蔣作賓通電輯要

湖北自治政府告王占元部下電

湘軍援鄂之軍事行動

湘鄂戰爭後之中央態度

湘趙援鄂又調停

孫傳芳被膺爲前敵總司令

波譎雲詭之湘鄂戰訊

直軍抵鄂之態度

七月二十八九兩日之戰訊

八月三日之戰訊

王占元調遣直援軍隊之困難

戰機迫切之王占元

蕭耀南赴前敵之戰况

王占元離鄂之情形

王占元留別鄂人之文章

王占元免職命令發表之原因

王占元去職後之鄂公團

省公署鬧鬼作祟

湘鄂間武裝中之和平運動

黎黃陂調停鄂局通電

戰雲瀾漫之利議聲

王去吳來之湘直戰爭

市民弭兵會之禁阻

湘直戰後之結果

鄂州慘記附篇

兵變拾零

果是數定歟
車夫之義勇
虎狼亦有惻隱心
刺死老母於女身
姨太太闖洞
陳烈女
義夥
王源興
襪店安得有金鐲
陳雨可
叔死何依
磕頭者將頭砍落
爲妻而死
叫你還是個孝子
楊嶽漢

電燈抵殺叛兵
姦而後殺
阿彌陀佛禦叛兵
水缸斃命
議長怎麼沒錢
軍官義憤滅身
某產婦
官錢局之死屍
錢莊之浩劫
戴朝先
雞姦後割去臉上之肉
焚劫之巧
你這孩子好
益泰典
楊忱筱
燈神救命
到底是老鄉
挖腸剖肚
省議員塗炭
鄭韻珊
貪眼送命
電話局
分配不勻雙比武
謝議員
段劉氏
水菓婦
石萬太
娶妻費被劫
胡叢如
真是入爲財死

汪議員
幸哉尚存衣物
十數串絕一家生命
鄧小姐
羅議員
木工尙有良心
某教員甘送銀錢
點成新婦
學兵營亦變耶
某攤戶
刺割慘死之小學徒
叛兵犯神聖機關
割耳
連斃三命
劉玉成鞋店

陳少衢

床下斃命

爲拖累而死

盜去莫關門

爲主而死

織店母女之啞受傷

賊人終自賊

明銳自當破魔膽

一命取償十八命

不屈而死

田建侯

美觀樓

火柴落地醫生免災

禽獸之行

張怡興

五口死了四口

請老鄉關照

人面獸心

黃衣人提燈

八歲小孩也受刀劫

汪烈女

殷勤覓得舊釵環

祕書與探訪隊長之比較

姜賊縫

李變臣

花姑娘變成母夜叉

熊夫人

刺刀斷指之慘劇

狼子野心

李炬亭

泥耙得銀一錠

泥耙得銀一錠

可憐蹴損牡丹芽

可爲公正者勸

陳懋夔

被劫者自述

民國十年
鄂州慘記

黃岡劉挫塵編著

第一編 王占元督鄂史

▲王占元督鄂之由來

湖北居揚子江之中心。輪軌交通。開化最早。辛亥革命。軍民同聲附和。擁黎元洪爲都督。登高一呼。各省響應。推翻專制。肇建共和。天下之觀瞻繫焉。故武昌都督。大有左右南北之勢。袁世凱憂之而莫可如何。詎湖北起義偉人。自詡功高。驕橫跋扈。樹黨營私。猜忌日深。內訌頻起。幾幾乎有勢不並立之概。黎氏處茲環境。左右爲難。藉二次革命之機會。大爲裁汰。八師之衆。併爲三師。尙在逐漸遞減。以翦其羽翼。民國二年。江西獨立。鄂軍單弱。袁世凱遂調派王占元所部之京畿第二師軍隊。移駐湖北。湖口之役。王占元李純與有功焉。李純督贛。王占元留守鄂垣。北軍南來。自王占元始。開門揖盜。引狼入室。乃鄂人之自作自受。何怨何尤。王占元留鄂後。謙冲自抑。故示以和藹可親之貌。軍隊紀律。頗似文明。鄂人遂墮其彀中。歌功頌德。有口皆碑。及黎元洪被誘入京。段芝貴督鄂。蒞任而後。任意橫行。湖北三師之衆。更併爲一師。北軍源源而來。無敢與抗者。更因而藉名減政。剷除鄂籍官吏。易以徽人。約法會議。亦指選徽人爲鄂省

代議士。斯時也。鄂人之泰山已倒。甘聽其宰割而已。怨聲載道。啣恨既深。旅京鄂人。出而反對。袁世凱徇鄂人之請。始則以王占元爲湖北軍務會辦。以分其權。繼則調段芝貴入京。以王占元爲湖北督軍。湖北人鑒於王占元之和平。一致擁戴。此王占元督鄂之所由來也。

▲督軍兼省長時代之政策

王占元出身馬弁。一旦貴爲督軍。爲生平意料所不及。本來面目。因而畢露。貴而不富。抑亦人生憾事。貪婪之念。油然而生。其始也。小心謹慎。尙未敢冒大不韙。唯於軍政範圍以內。肆其慾壑。對於地方治安。表面上極力維持。湖北人民。自經革命之犧牲。加以段芝貴之淫威。飽嘗痛苦。但求生息。殊覺此善於彼。故對於王占元口傳而戶誦之。於是而王占元之聲譽日愈隆。地盤日益固。驕矜之氣。溢於顏面。嘗語人曰。予二師軍隊一名。可抵猛虎一隻。湖北地方治安。非予其誰。有此維持能力耶。從此漸漸干預民政。適湖北巡按使范守佑逝世。王占元遂兼理民政。網羅王嵩如熊賓金世和金鼎等。爲軍省兩署祕書。又以李如棠張廣陞輩爲省署簽事。湖北軍民分治之說。至此已告一段落。王占元自兼省長。指揮如意。手腕靈活。搜括民財。加印官票。而鄂人無知之者。皆王嵩如等運籌帷幄之功也。夫王嵩如等四人者。熟悉鄂省情形。無微不至。其才智。爲官僚中之佼佼人物。張文襄總督兩湖時。頗爲賞識。悉延之幕府。惜乎心術

不正。皆猾吏者流。以張文襄之明達。尙爲所賣。至晚年而爲鄂人攻擊者。實爲若輩之所朦蔽耳。至李如棠張賡陞輩。均小有才。王占元貪婪成性。得若輩佐之。不啻如魚之得水。故督鄂五載。私人財產。已達數千萬元。殊足駭人聽聞。然而鄂人懵懵。始終未聞有言其貪者。王占元以鄂人爲可欺。不惜更施其惡辣手段。如五五學捐。爲張文襄時所指爲學校基金者。王占元提而擴充北軍。以摧殘湖北教育。使鄂人無出身之餘地。他如縣自治會與省防團經費。皆地方款項。與國稅無關。王占元則撥養魯籍官兵。第一屆省議會。死力爭持。卒歸無效。預算案雖不予通過。置若罔聞。仍然任意開支。武漢警察。安插北方退伍軍士。以絕鄂人之生路。財政機關。位置嫻姻戚族。地方知事。大半鄰里鄉黨。增加鹽稅。猶虞不足。更轉運山東蘆鹽。藉獲贏餘。收買地皮。尙嫌利薄。更設乾豐銀號。以資盤剝。私鑄銅元。明日接濟商場。實爲營利起見。瓜分官錢局之宏利。每年以百萬計。雖鄂人伏有破產之隱憂。悍然不顧。更可慘者。加稅籌捐。不惜假以詞色而愚弄商人。或以不負治安責任爲之要挾。嗚呼鄂人。如俎上之肉。王占元要如何便如何。較之英吉利之於印度。法蘭西之於安南。日本之於高麗。有過之無不及也。王占元對鄂政策如是。而鄂人猶以維持治安稱道之。於此可見鄂民之愚。真不可及也。冤哉鄂民。人以爲狡。未免厚誣矣。

▲指選國省兩會議員

民國六年。段祺瑞當國。改訂選舉制度。安福系包辦國會選舉。王占元仰承意旨。效忠安福。以李如棠承辦選舉事務。凡屬鄂省參衆兩院議員。先行指定。然後以選舉形勢決定之。故鄂人奔走於安福之門者。絡繹不絕。最後決定。衆議院則以鄭萬瞻趙儼威爲領袖。迨選舉之際。江漢道屬。有非安福系指定之倪鴻鈞阮毓崧等。選票入匭。已超過指定諸人之上。以理而論。均應當選。王占元恐開罪於安福。囑李如棠設法彌縫。及開匭後。倪阮諸人之票。與原數不符。如黃鶴一去不復返也。甚至鴻鈞二字。變爲鴻鈞。或爲宏均。或爲洪鈞。毓崧二字。變爲毓松。或爲又松。字字破體。無一完膚。至選舉參議院議員。遂無與爭衡者。劃一票價。每票以洋二百元爲率。選舉結果。安福系完全勝利。皆王占元之力也。國會選舉竣事。湖北省議會。亦係同時改選。省議會爲一省之監督機關。上屆省議員。對於省防團改編陸軍案。不予通過。雖曰空言無補。究費唇舌。且無以塞曉曉之口。此次改選。先例俱在。可做而行之。唯湖北省議員。共計百零四人。耳目有限。安得盡如予意。於是徵求各方面之保薦。派李如棠爲監察主任。凡屬保薦之議員。如知之者。則加紅圈者三。仍擲交李如棠核定。然後酌給津貼。更將湖北堤工款項二十餘萬。作爲議員買票經費。分派已定。全委李氏主持。李氏大權在握。氣燄薰天。所有被保薦之未

來議員。皆莫不屈志趨承。以博其歡心。竟有忝不知羞者。甘願拜門牆稱義子。以求一當選之資格。漢口報紙。嘲笑漫罵。亦視若無覩。及選舉之際。凡指定之人。或給予補助費二千元者。一千元者。五百元者。隨李氏之意而規定。王占元均不過問。間有不知死活之人。竟以重金購票。競爭選舉。複選監督。乃以捆票居奇四字。判其罪名。牌示選場門外。作爲無效。然後開票。由是而湖北全省一百零四議員。無一非指定之人。選舉既畢。議長問題。繼之而起。迭次開會。均不足法定人數。在王占元以爲選舉既由我指定。議長亦應由我分配。詎知逐鹿者衆。各有黨派。勢不相下。爭持甚烈。故不能即時產出。王占元聞之。甚爲焦灼。語人曰。省議員胡鬧。省長既不能管轄渠等。尙有予在。亦不能管轄渠等耶。聞者笑之以鼻。無何。正議長爲甲派所選得。王占元尙無所容心。但甲派非李如棠之股肱。心茲不懌。無可如何。因慫恿王占元收買副議長。給予五萬元之代價。故兩副議長皆屬之乙派。事後經某要人之建議。甲派亦有所分潤也。甲曰。議員俱樂部。乙曰。廣益俱樂部。兩派之罅隙。從此而開。始終未能融洽。湖北政潮之導火綫。已伏於此。

▲對於安福系興敗之機變

段祺瑞總揆閣務。安福當權。王占元事事聽命於安福系。雖其名曰督。從中央。徐樹錚擬設邊

業銀行。向鄂索款。王占元則加印官票一千萬張以應之。更迎合段揆之意。主倡軍民分治。保何佩溶^某爲湖北省長。何爲王氏一手提攜之人。由京畿第二師參謀長。升爲督軍公署參謀長。復兼政務廳長。斯時爲財政廳長。王氏素倚重之。其所以獨保何佩溶^某爲湖北省長者。一則抵制中央。簡放無關係之人。一則以何爲鄂人。爲將來卸責之餘地。其實何佩溶^某雖掛名省長。不過爲王占元之傀儡而已。一動一舉。無不奉命唯謹。王占元儼然一湖北太上督軍也。更令金世和爲省長公署祕書長。韓光祚爲政務廳長。以監察其行動。凡一切緊要公文。皆在督軍公署辦理。更另設一行政辦公處。省長公署職員。只知有督軍。不知有省長。雖曰軍民分治。權在督軍。人謂王占元不學無術。是豈不學無術者所可同日而語哉。鄭萬瞻爲安福系重要份子。持財政總長李思浩私函。回鄂籌款。接濟安福黨費。王占元知無法報銷。推之省長。卒之鄭萬瞻詐騙鄂款六十萬元。王氏不負有若何責任。其手段之巧又如此。民國八年。安福失敗。段揆下台。是年六月一日。吳光新在武昌八旗會館召讌武漢官吏。全體俱在。獨王占元遲遲其行。吳氏親至軍署敦請。王占元不見。令衛隊執之下諸獄。僉謂吳光新欲擾亂武漢。故執吳以維持地方治安也。吳光新本長江上游總司令。爲段之血戚。當皖直戰爭之際。由宜昌調所部軍隊一團。乘京漢路上駛。置其衛隊於劉家廟。此在被執之前三日事。是日會晏。大抵尙未知

安福軍已敗北耳。究竟其用意若何。局外人莫明真相。留以待他日之批評可也。

▲自欺欺人之川湘聯盟

湖北第一師駐沙之軍隊。與黎天才所部之軍隊。自戰敗後。盤據鄂西。數年於茲。地方困窮。已不堪其苦。及藍天蔚統領其衆。軍餉支絀。四鄉騷擾。藍氏又無駕馭之能力。故民團崛起。截竿爲矛。削木爲器。拚命以與之抵抗。復假神兵以惑衆。戰而不勝。死無悔心。藍軍雖勇。彼惑不畏死之民團。亦無法以制止之。遂起而進攻宜昌。民團乘機而斷其後路。屢戰屢敗。兼之內部分裂。各懷意見。有出而投誠者。勢孤力薄。大局已壞。王軍乘勝克復施南。藍天蔚遁川。胡廷翼等俯首就縛。由是而王占元之聲威大震。遂進而聯川聯湘。巍巍乎儼然南北之中堅人物。繼李秀山而執長江牛耳者。其爲王占元乎。王占元亦因以龐然自大。意謂調和川湘。統一南北。舍我其誰。自欺欺人。殊覺其才其德。天下無與比倫者。器小易盈。王占元之謂也。黎黃陂寄居津門。久矣。不問聞國事。爲天下人所共知。共見。藍軍攻宜。王占元指爲黎黃陂之所嗾使。且助有軍需二十萬元。罹罪陷黎。思一網打盡之心。詎知黎氏舉心無愧。電王詰問。略謂請搜集證據。苟有嫌疑。甘願就法。否則捏罪陷人。足下何以自處。并電府院。轉詰王氏。王占元知不可犯。覆電否認。并遣王嵩如攜其大公子赴津慰問。力白其誣。其事始寢。然而王占元欲得藍天蔚之

心愈切。屢電川熊。請其引渡。藍天蔚之遇害。王占元不無關係焉。王占元既統一鄂西。川湘又僞與聯防。其勢力似可與奉直抗衡。長江督軍中多忌之者。與王貌合而神離。王占元殊不自覺。舊屬軍官。有諫之者。王惡其贛直。日漸疏遠。援引新進。予以重任。且於督軍公署。設一教練處。專爲教練下級軍官。預備招練新兵。以爲裁汰舊部之地步。由是而王占元之部屬。分爲兩派。一大學派。一小學派。兩派勢如水火。第十八師師長王樹功。第二師三旅旅長劉鼎臣。憤而辭職。實緣於此。第二師四旅旅長朱廷燦。剛出督署。中途暴疾殞命。武昌警備第一混旅旅長南元超。亦由督署出後。心痛而死。諸人者皆王氏之健將。或去或死。舊屬已呈瓦解之象。此後所部之第二師軍隊。離心離德。此又一絕大原因也。其他王嵩如金世和熊賓等。亦不似從前之寵遇有加。熊則委爲樞運局長。金則委爲漢口徵收局長。督署祕書。爲孫百福一手主持。孫係魯籍。信任亦專。其權駕乎王金等之上。王金等知王占元之大勢已去。不建一議。不獻一策。均抱冷觀態度。唯保全個人之位置而已。故以後種種風潮。皆孫百福有以促成之也。不然。王占元之敗。尙不如是之速耳。

▲孫振家長鄂之波折

王占元舊部屬之乖離。已如上述。唯王占元執迷不悟。仍欲施行其大山東主義。借湖北爲殖

民地。以郭幹卿爲官錢局。兼造幣廠長。孫百福爲煙酒公賣局長。劉景略爲印花稅處局長。孫振家爲荊宜道尹。嫻姻鄉誼。布滿要津。猶以爲未足。覺湖北省長何佩溶。雖屬的系。究係鄂人。非易一魯籍省長。終非得計。且何佩溶與大學派份子。氣味相投。語之者衆。遂決計以孫振家爲湖北省長。適何氏種種行爲。鄂人嘖有煩言。遂借題發揮。力保孫氏。中央政府。太阿倒持。督軍主張。畫諾而已。孫振家奉命後。星夜奔省。距命令發表僅十日。卽行接篆。然而孫振家雖擢升省長。鄂人知其名者竊少。緣孫氏於清代曾任保定知府。因案被參。民國以來。潦倒故鄉。無緣倖進。猶幸產業尙豐。不失爲富家翁。王占元督鄂。攀爲姻婭。爲時不久。東裝來鄂。王占元以新親之故。設法位置。暫委爲湖北公報局長。隨保簡任職。接荆南道尹篆。纔四閱月耳。故鄂人無知之者。孫氏長鄂。命令將發表之際。省議會議員聞訊。電院挽留何氏。未生效果。由是而省議員對王之態度。驟然一變。迨孫振家接篆後。省議會議員一致否認。凡孫省長所咨文件。一律退還。以表示省議會與省長斷絕關係之意。旅京鄂人。聞此消息。憤懣更甚。如黎黃陂周少樸田煥亭諸人。向不問聞鄂事。對於孫氏長鄂。咸抱不平。羣起反對。府院鑒于鄂省四週之空氣。不待王占元之同意。調孫振家爲京兆尹。特任夏壽康爲湖北省長。命令發表。距孫振家接篆纔十餘日。在孫振家雖旋得旋失。尙博得京兆尹。亦屬僥倖。而王占元自督鄂以來。反對二

字。從未嘗入諸耳。稍拂其意。即便羅織罪名。置之死地。鄂人吞聲飲泣。誰敢與抗。向非旅京要人。雖省議會亦不足以當其鋒也。然而王占元如天生之驕子。顏面攸關。况係撤換其親家省長。其能已乎。決無是理。於是電京詰責。問中央之威信何在。一面招集魯人會議。有獻策者曰。將軍以請假爲消極抵制方法。王曰。中央不准。將如之何。答曰。如不准。以辭職要挾之。王曰。設中央准予辭職。又將如之何。答曰。自主。王曰。自主非獨立乎。答曰。然。王曰。獨立非造反乎。衆默然。王曰。予行年六十。從不知造反爲何事。言畢拂袖而入。諸人皆不歡而散。唯孫氏叔姪尾其後而言曰。鄂人欺將軍太甚。若再優柔寡斷。山東人無立足地。請三思之。王忿而言曰。予待魯人不薄。湖北六十九縣。吾魯人已占四十九。勸予造反。實不願聞。請退。明日再議。次日又會議。如劉鼎臣韓光祚二人爲主張和平者。餘皆激烈。卒以寡不敵衆。仍爲激烈者占優勝。連電中央。請宣示撤孫理由。繼而魯籍上級軍官。聯名電院。質問靳總理。靳氏左右爲難。派員南下。疎通復疎通。最後結果。以孫振家留任三月爲交換條件。適京兆人亦起而反對孫振家。直隸曹巡閱使。出而調停。始告無事。唯湖北人既與王占元有宣戰之表示。箭在弦上。不能不發。且有旅京鄂籍要人。爲之臂助。其志愈堅。催夏履新之電。日必數起。夏素柔懦。雖函電交馳。尙未敢冒然出京就任。况夏氏舍去安富尊榮之平政院長。轉入是非漩渦。本非所願。兩次辭職未蒙

俯允故逗留京師。將屆三閱月。王占元之態度。驟然一變。并派金鼎赴津。晉謁黎氏。表示歡迎。孫振家亦電請中央令夏壽康迅速來鄂。而夏壽康尚在猶豫間。黎黃陂聞之。謂人曰。仲膺如不願赴鄂履任。嗣後無容見予。予將與渠斷絕關係也。夏無法。始赴府院稟辭。靳總理囑其暫緩。如此者三四次。始得出京來鄂。抵漢口大智門車站之日。紳商學各界之歡迎者達三千餘人。鄂人對王氏之憤慨。可見一斑。況此爲漢口僅見之事。唯滿清時代。湯化龍赴京爭辦鐵路。曾有此盛況。此則第二次也。夏壽康抵漢。隨即渡江。晉謁王督。王未見。遂返都府堤行轅。移頃。王占元親至行轅答拜。謂閱兵未歸。殊爲歉仄。攀談間極爲和平。殊若前嫌之盡釋。復謁孫省長。孫限以三日交卸。其翻雲覆雨之聲浪。遂於夏氏蒞鄂後已告岑寂矣。

▲用鄂人制鄂之毒計

王占元猙獰之氣象。一變而爲和緩之態度。此其故果安在哉。蓋由金鼎王嵩如等與王占元密商後。往返京津之功績也。果能早用其計。則鄂人拒夏之風潮。早發現於黃鶴樓頭矣。鄂人對夏長鄂之感想。本來未能一致。其所以如此者。實王占元激之使然。觀孫振家接篆後。衆議員劉果等之賀電可知矣。夏壽康見王占元藹然可親。爲意料所不及。孫振家亦欲急於交代。遂坐待好音。詎抵省之次日下午十時。某軍之某連長。統率兵士百餘人至都府堤行轅。并持

有某師長公函。謂武昌駐軍。因欠鉅甚。憤慨異常。恐不利於省長。頃奉師長命令。將來保護云云。夏閱函後。當即辭謝。某連長以未奉命令。不敢遽去。夏壽康即以電話詢問王督。王云。余實不知。至十二時。某連長帶領兵士不辭而去。次晨夏即渡漢。寓英租界之湖北街。電京辭職。旋孫振家派員至漢。請夏過省接印。夏拒絕甚厲。孫氏遂將省篆交給本署代理政務廳長之第二科長汪滢。比日搭京漢車北上矣。汪無法。請示於王占元。王氏令汪將省篆親送漢口。并函達夏氏。力爲解釋。語極懇切。并含有親來敦請之意。夏允以次日接篆。王囑所部軍官。須至省署道賀。當夏壽康接篆之日。賀者盈門。王督亦臨。唯夏省長接篆後。留新任政務廳長沈澤生駐省辦公。自己則仍返漢口。更設行署於漢口之華景街。督辦漢口商場事宜。處舊址。凡省署公文函件。由沈澤生往來於武漢之間。夏又將當日情形。呈明中央。並請移設省長公署於漢口。預爲久遠之計。中央不置可否。未予批覆。王占元知夏壽康設行署於漢口。愈掩其排夏之痕迹。迭次派員慰問。敦請回署。並願爲之保障。但夏壽康已如驚弓之鳥。狐疑萬狀。王占元愈形親切。愈生疑懼。爲夏氏謀者。假設危言聳聽。更惶惑無主。武昌公署。不涉一足。漢口保安會之聯合會長馬剛侯。提倡遷移省署。極言軍民兩長不應同城。並援引江蘇直隸爲之佐證。倡者固高。和之者寡。以爲財政教育警務各級官廳。以及省議會駐在省垣。獨省長公署遷移漢